



錦城先生隨筆

全

15  
1293



15  
1293  
門 1 5  
號 1293  
卷

左  
隨  
心  
集



仁 木 董仲舒 班固 鄭玄 程朱同

義 金 同上

禮 水 董 火 班 鄭 程 朱 同

智 火 董 水 班 土 鄭 水 程 朱

信 土 董 水 鄭 土 程 朱

右漢宋俗儒五常五行配當圖

儒者曰体用一原佛者曰体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唐順之序中庸輯略

大田元貞識



151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  
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涕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  
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即知此  
身畢竟無体和合為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安有六根

曰覺經

### 偽學辨藁

#### 理氣總論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元貞按理氣之語古無有之也程朱氏取之其臆以作  
之說焉而原其所本據蓋出于道器上下之說矣然  
道器之不為理氣上章之辨詳矣夫理者指事物條理  
而言繫繫有天下之理說卦在性命之理樂記有萬物  
之理又有長幼男女之理三年問有群居和一之理荀  
子詩序在道理之語禮器孟子呂覽見秦碑理義

義理之語樂記有倫理之語韓非在事理之語荀子有物  
理之語皆指條理而言所謂條理亦出子孟子偽學者  
流訓詁疎漏以道為理猶之可矣至以器為氣謬妄已甚  
器是有形之器氣是無形之氣豈可混而為一乎哉且程  
朱所謂者有天地則混沌未判之先在事物則沖漠  
無朕之體有人則天命本然之性所謂氣者在天地則日  
月雲雨山川草木在事物則木石羅維萬象之用在人則  
情欲之發聰明之用百體九竅之眩髮瀨髮皮肉之具  
是故曰氣有生滅理無生滅於乎怪哉此皆佛氏空假

二諦之說古所謂理也氣也豈有此等之義哉二先生竊  
取之佛氏陽故其名以附尊繫辭道器之語要天人  
事物無出此二語巧亦至矣哉然唯如其非吾聖人之  
道何學者未滌指佛老以窺二氏巢窟證之古訓知  
牽強則於定偽學之妄思過半矣其地前條之辨悉  
矣可并考焉

朱元晦云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所其賦之理  
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道猶路也人物各

脩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又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性而應萬事情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在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又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性命附 情心附 明德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

又曰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又曰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

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

又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曰蓋生之謂性人生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繼之者善也

子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

全文載于次本然氣質之條

元晦解之曰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又曰人生靜以上即是人物之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

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  
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  
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  
有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  
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  
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  
此上面見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  
性須是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  
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  
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  
不雜氣稟者而言原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  
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

元晦又曰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  
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  
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  
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情之本善者易

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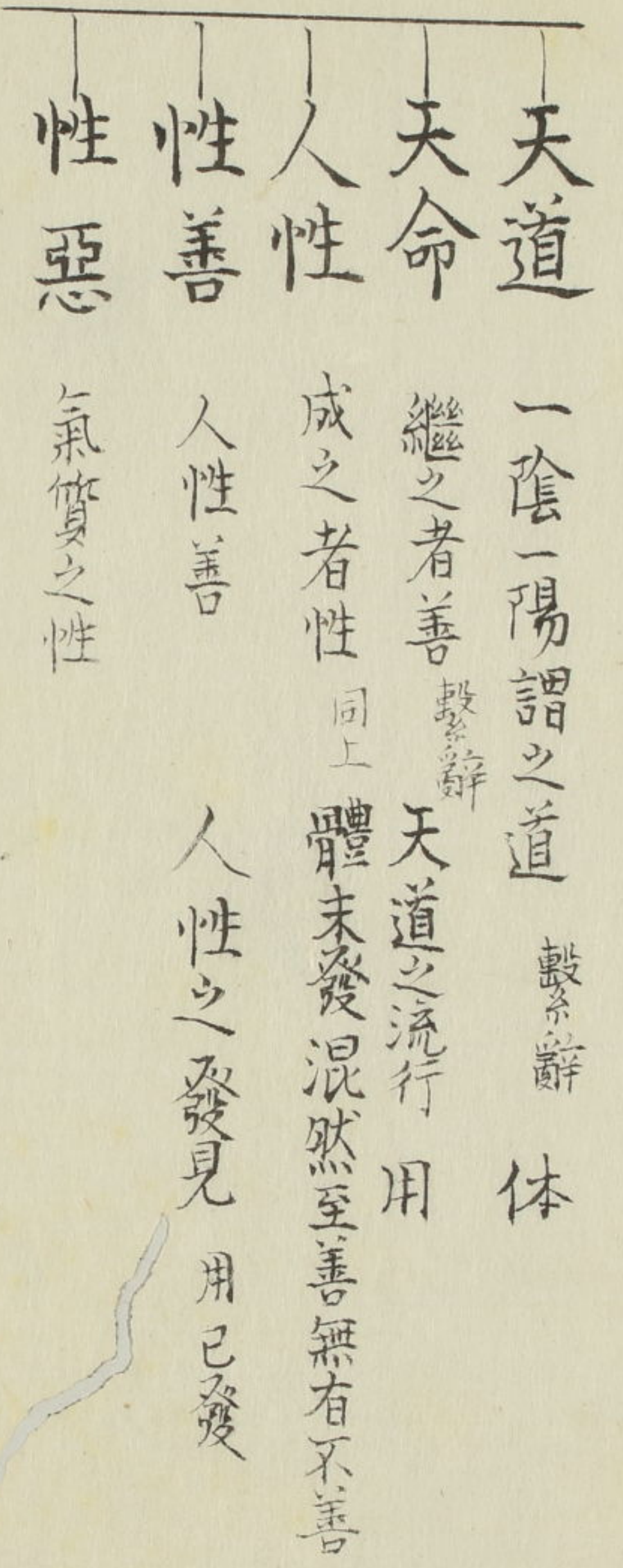
問性固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元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元晦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測隱

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是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有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學子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元貞案以丹陽氏之言律伯淳之言毫釐羞謬易所謂繼之者善者就天地流行而言子孟子所



謂人性之善者就人性發見而言伯子混之誤矣  
仲晦之辨極細密驟視難知其意為作一圖備指  
掌之具焉蒙士依諸



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  
朱元晦曰纔說性時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  
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  
到成之者便是性又元貞按嗚呼怪哉諸先生之  
談性也讒說性時既帶氣質屬于發用非性本體  
不說則天理而已何言人性是性之本體絕言語離  
思想釋氏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路絕又所謂尋思  
路絕名言道斷黑口同唱殊途一旨豈不怪哉要之  
子孟軻氏之性善昭顯著明至矣盡矣諸先嫌

又曰即理也  
則堯舜至於塗  
人志亦宗於氣  
氣者清濁而示  
其清者為賢  
其濁者為愚  
宗其濁者為愚  
宗其清者為賢  
無清濁皆可至於  
善而復性之本  
易武身之是也  
移者自是來自  
無宗之人也  
又云性則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  
自來有不善者  
亦未發何言  
不吾發而中節  
則無往而不善  
故凡言善言惡皆  
善言後惡言言  
此言先而後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  
非  
又云在天為命  
在人為理在人  
為性主身為心  
其實一也

其淺求之幽微欲勝而上焉祇見其不量矣

又按唯識論四種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尋思

路絕名言道斷唯真聖者所內自證也果無諸

先之所本乎又按維摩經文殊師利問如來入不

二法門維摩默然不言於乎諸先生之談果無

毘耶病客之點乎

劬堯夫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

禮智具而體著

朱元晦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康節這

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

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

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

之郭郭

問性者道之形體朱元晦曰性者人之所稟受之

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

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性

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

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元貞按性者道之形體是等之言渠家平常嘖語無足深辨至言事物之理固具於性則妄亦甚矣乎夫人性之不具物理猶如物理之不具人性諸老先生誤解說卦為此妄謬不通之談然說卦之言固自不然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言窮物理盡人性以至天命理之與性本是二物如性之與命亦自不一是故荀子云以凡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判然為二古言可見渠家以謂命性也性理也窮理而盡性盡性而至于命

張子厚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又曰知死之不亾則可與語性矣

元貞按宋儒恒言情有死生性無死生氣有死生理無死生老之言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々若存用之不勤又曰死而不亾者壽不失其所者久以莊子在宥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春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釋之言曰法身之佛不生不滅之理

又曰無量壽佛三氏之說一致不二先儒陽排而陰慕之謗自不誣也至于後世黠僧姦道好言三教一致是皆自宋僧氏啓之於乎誰謂程朱排擯異端有功聖門乎  
楊中立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性善蓋原於此  
范淳夫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元晦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者是人之

所受情是性之用

又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又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

問性命元晦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之物者言之性則就

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之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是否元晦曰然又曰性者即理也有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性天理也又曰性者人生所受之天理也又曰性則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又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

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原元貞按釋氏文佛曰一切眾生本有佛性龍樹菩薩發菩提心論云一切眾生本有薩埵為貪瞋癡煩惱之所縛故諸佛大悲以善巧智說此甚深秘密瑜伽令修行者於內心中觀日月輪由作此觀照見本心湛然清淨猶如滿月光遍虛空無所分別喜所謂人與堯舜初無少異者非本有佛性本

有薩埵乎衆人汨於私欲者非為煩惱之所縛  
乎堯舜能克其性者非諸佛大悲以善巧智  
云乎加以渠家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非照見本  
心湛然清淨乎此等言偽學之妄使人敬焉  
絕噫々盡心知性子孟子語然程朱所說自異  
于孟子是故不謂之孟子謂之渠家讀者宜詳  
焉  
問性為萬物之一源 元晦曰所謂性者人物  
之所同得非唯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唯人有

是而物亦有是

元奘按天台者流曰草木國土悉皆成佛華  
嚴者流曰一草一木亦皆摩訶毘盧遮那幻身  
真言者流曰一切有情皆合如來藏性皆堪  
任安住無上菩提及前條所謂一切衆生本有  
佛性一切衆生有薩埵是皆佛氏大乘之說喜  
之言至是周旋于三家之間大勝于法相者流  
五性各別有種性無種性等之說此自朱喜  
和尚所以時踰菩薩乘而跨佛乘也

問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是如何元晦他合下有  
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  
元貞按禪家者流曰如何是佛乾屎橛是枯  
槁之物所以有理有性名為佛亦可也喜之言至  
是益奇雖然告子曰生之謂性荀子曰生之所  
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得名以生也枯槁朽死之物  
何因得性之名喜之昧古唯理奪之佛其過至於斯  
謂之非愚余決不信也噫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性而言者寂然不動是

也有指用情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  
觀其所見如何耳

元貞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皆繫辭  
論易之語正叔指為心體用牽強附會以遂已安  
豈不謬哉

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  
情

張子厚曰心統性情者也

朱元晦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

又曰性猶大極也心猶陰陽也大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動也心者情性之主也元貞按性體情用然不以太極陰陽不配性情者情有動無靜是故不謂之情謂之心偽學之精真折毫釐可畏可畏又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

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心說云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春復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



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  
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妙貫  
動靜一顯微表裏始終無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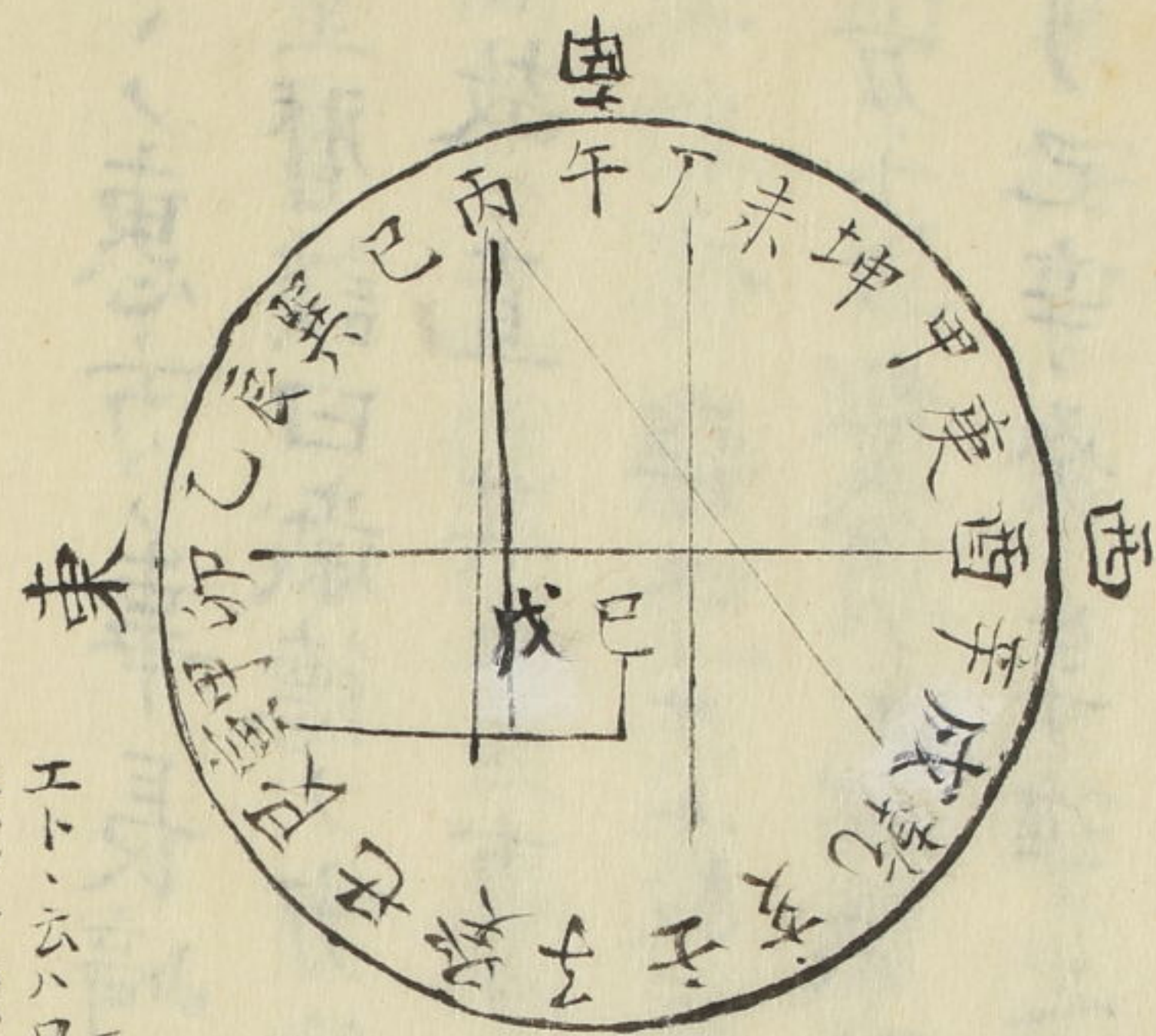
元貞按中庸云天下之謂性性者人之所以受天  
命而生也是故又謂之性命彖傳云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樂記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  
不同矣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一年々ノ惠方事長崎西川求林齊カ著ハス所ノ

教童曆談曰歳徳ノ方位甲丙戊庚壬ノ歳ハ陽干  
ナルカ故ニ直ニ其干ノ方ヲ用ヒテ歳徳ノ方トス乙丁巳  
辛亥ノ年ハ陰干ナル故ニ其歳ノ干尅スル陽干ノ方ヲ歳  
徳ノ方トス假令ハ乙ノ歳ハ庚ノ方丁ノ歳ハ壬ノ方ヲ主  
トシリ己辛癸ノ年準之陽徳ハ健強ナル故ニ其佐其  
方ヲ主トリ陰徳ハ柔弱ナル故ニ其尅スル處ヲ陽徳  
ノ方ニ讓リテ主トス義ナリ神明ハ陽徳ヲ貴シトス故ナ  
ルヘシ又十干ノ方位戊己ハ中央ニ属スルカ故ニ戊ト癸トノ



主スル方ノ丙ノ方ヲ用ヒ巳ノ年ハ素申ノ方ナリクシクハ  
二十四方ノ圖ヲ以テ考ヘシ



甲巳歳ハ寅卯間庚乙歳ハ甲酉間  
丙戌辛癸歳ハ巳午間壬丁歳ハ亥子  
ノ間也

水 癸 尅火 丁 火 丁 尅金 辛  
金 庚 尅木 乙 木 乙 尅土 己  
土 戊 尅水 癸 右相尅也

水 癸 生木 乙 木 乙 生火 丁  
火 丙 生土 己 土 己 生金 辛  
金 庚 生水 癸 右相生也

松云

エト云ハ兄弟也村ノ兄弟以下准之  
エト云ハ兄ノ方ト云フナリ歳徳ノ方ハ必兄ノ方ニ當リナリ

蝙蝠ノ扇ノオヤホ子ノスカシハ子コナリ又カマタリスカシ丁子スカシアリ



子コト  
カマタリ  
チヤウシ  
カニ足公好冬ニシ由  
ニ品近世有之

一 土佐國人ノ談ニ曰土佐國ノ渙人間夜ニイサリト云フ又ウ  
スルニタイ松ヲトホシク墓ノ油ヲ少海ニ注シ入テタイツツ  
照セハ海中ノ魚明ニ見エルヲカナツキトテ  
如此三岐ニテ逆影瀆アル物ニテ魚ヲ突テトルナリ墓ヲ漆  
又リノ盆ニノセテ朝日照セハ油出ト云海中ノ物ヲ明ニ見ル莫

軍用ニモナルベキ事ナレハ記之試テ用ヘキナリ  
水底ニツナリハリ又  
見ヘシ  
サカモキナト有ルヲ

一居士 展卷筆記居士ノ稱人テノ人士ノ佛歸スル稱ト  
ニ思フハ誤也韓非子ニ齊有居士田仲者ト云ヘリ又礼記ノ  
玉藻ニ居士錦帶ト云フ語アリ是等ヲ始トスヘキ歟フ  
刃米書文苑傳世説ノ棲逸篇ニモ居士ノ稱アリ皆不仕  
シテ隱處スル者ヲ云ヘリ處士トイフモ同シ但北史ニ陸法  
和佛法ニ歸シテ官大尉ニ至シトモ自居士ト稱ス  
是等佛法ニ云フ所ノ居士歟

一書狀ヲ紙ニ包ニ糊ニテ付ケ封スルヲ糊封ノ狀ト云フ古代  
無之歟也或ハ書札ノ書ニ是ハ慶長文祿之比ヨリ始シ  
此時乱世也故ニ糊封ヲ用石田治部少輔專用之包  
様ハ醫師ノ藥包ヲ學フ也ト云ヘリサモアルヘシ

一鼻血ノ藥 辰砂 葛粉等分ニ合セ水ニカキ文テ用  
妙也 濕瘡細ナルニ  
スリ付ルモヨシ 又燈心ヲ鼻ニサシ入テ穴ヲサクモヨシ

一痢病ノ藥 蕎麥粉 葛粉等ト合セ水ニカキ文  
テ用早速シルシアリ但ニ実症ノ症ニ用虚症ハ不用  
右ニ味ニ砂糖ヲ等トニ合セタルモヨシ右旁高村傳庵傳

一 舟ニヨロヌ糸方

武鳥 十金葉ヤキ  
クシラノホ子之

青皮 五金内ノ白ヲ  
去ル

丁子 五分切ヲ切去

右細末メ蜜ニテ煉ル生姜ヲ蜜ニセシジテ生姜ヲ去其

汁ニテ煉ル

一金瘵糸方

全瘵名人近以國大膳亮家傳

人參 ニガカシラヲ  
去

川骨 五分酒ニシテ  
酒ニシテ去

熟地黄

川芎 五分

白芍薬 五分酒ニシテ  
皮ヲ去

牡丹皮 五分外ノ皮  
ヲ削去ル

肉桂 五分酒ニシテ  
去キ新ヲ切去

丹草 五分上ノ皮ヲ  
削去ル

右割ニ合香色ニ炒リ一包ニ七分宛如常煎ニ手負

ニ用メテヒヨ直ニソリケ石末

一 氣勢カヲツヨクスル糸方

キリン血 五分梅核同前 蒲黄 五分アブル 人參 五分梅核同前

沉香 五分其倍 辰砂 五分梅核同前

右粉糸ニシ白湯又水ニテ用多少八人ノノ氣ク色ニヨル  
ベシ但毎病ノ人余リ不可過糸手負ニ限ラズ常  
ノ人ニモ不用又伏兵ノ片是ヲ用レハ氣勢カツヨナリテ

退屈ナシ

血トメ糸方

室賀入道傳

騏驎渴

三十分其傳

紫檀

日射

熟地黄

二十分

川骨

廿分其傳

楊梅皮

五分

汝京河車

六分其傳

辰砂

八分其傳

象牙

八分其傳

當歸

三分其傳

右九味刻

三合一包

ニテ

酒

ニテ

煎

シ

フイカ

程深キ

疵モ

若ナ

トナシ

痛ム

トナシ

大小ノ

刀ヲ

帶シ

タル

始時代ノ

事

信長

始リ

シナル

ベシ

室町殿

比マテハ

武士皆

腰カハカリ

刀事

服差

ニ

鍔ヲ

入レ

ホ

カヲ

リ

アル

書

其書題

ニ

云ク

肥前國

降

參シ

御目

ニ

モ

有

者

寺

ニ

被

仰

ハ

久

ク

申

也

ト

テ

則

龍

造

造

寺

ヲ

被

連

矢

藏

仰

先

ト

テ

給

ヒ

シ

フ

ト

云

一

回

ノ

毛

見

メ

時

一

回

ノ

毛

見

メ

時

こられハ一反めく于一りすく互く二斗なと  
兼日名一斗ハ六と一けて何程もくも見ゆ也  
六斗何れハ六と二斗ハ六と見一斗ハ

一 うさきめのめん一味粉子して麻小使スル者さやま  
く用妙之大沃委仙殿に用く効と見しや

一 米穀ふと一石と云石の字用るハ秤目や州と云ふ  
石を用る也又一斛よしハ秤もくもくもくも

一 近湯の枕山ハ三遊院殿の又ふり表微の時薩摩  
ふおつしもみんく用る肩衣也袴ハ枕山乃袖也

りあひししや素袍の袖と云それふひし加し  
や云く世流非ふり肩衣ハそれより首うし  
しや鎌倉年中以事ふもんらんめ肩衣  
見ししり但首ハひしハふりしやひびく遊行  
ありしにダナより始ハ枕山云歟

一 今以せよしして飢さる法 津柿のりの如くして  
そむこさるふしそむせ大柿かよの大サハ九三並  
物ゆる時二三九月の頃一日の食事成也そむ  
こあき時の膳並し石若也又三と合てしよし







和訓六帖

信濃 服部宜著

春

張ナリ

草木ノ芽張ルヲ云フ春ナリ秋ナリハ

夏

熟アツクニヨリ轉ス

秋

飽ナリ

穀熟ス

冬

冷ク

亦秋又トツクニヨリ轉ス

東

日向

出ル日ニ向

西

往

日ノ往シヲ云フ往ハ

萬葉集ニ下訓メリ

南

皆見

冬夏ニテ日ヲ

北

際高

南

皆見

冬夏ニテ日ヲ

北

際高

タカ及タ

キハタカハ日ノ往ヌ

云フ四方ノ名ニテ取ル

云フ四方ノ名ニテ取ル

云フ四方ノ名ニテ取ル

云フ四方ノ名ニテ取ル

誠字說

語孟六經之典其言雖繁不過于立誠而已矣  
堯舜孔子孟之道其教雖大不過于行仁而已矣  
仁則誠誠則仁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是人之  
所以為人之道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也故君而  
不誠則不能以治天下康黎民臣而不誠則無  
以輔國家脩庶職父非誠則不能以教子子非  
誠則不能事父推而至于朋友長幼夫婦兄弟  
莫不皆然也故堯之讓天下舜之受帝位于  
堯者誠也湯之放桀于南巢武王之殪紂于牧野

者誠也伊尹之桐宮太甲周公之狼跋王室箕  
子之陽狂比干之諫死孔子之載贄于齊魯之  
郊孟子之惓惓于滕梁之君子路絕纓曾子易  
簣莫不皆是誠也智而不誠則陷于詭譎勇而  
不誠則歸于強悍慈而不誠則流于優游姑息  
直而不誠則至于絞訐矯激聖賢之所以教人  
學者之所以立志者一是莫不以誠為本矣故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又  
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豈非所謂人  
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乎故中苟  
誠矣則不脩邊幅外雖粗率聖人之所取也中苟  
不誠矣則繩趨尺步外雖端整君子之所惡也是

巧言令色之所以見耻乎夫子而剛毅木訥之所以近  
乎仁也嗚呼誠之為道大矣哉不可以加也然立誠之  
道最為至難何者予天下均國家有才者之所能辨也  
爵祿易懷而廉者能辭之為白及難犯而勇者能蹈  
之為唯至于立誠則非有才廉勇之所能及也故立  
誠者天下之至難也高山武次越後高田人也往年  
嘗因紹介通名于先生願隸籍于門下頃者不遠千  
里特為求道南造于洛稽留僅浹旬名區勝境未嘗  
遊焉日見先生質疑詰問一一書紳歸在羈館則攤  
書繙經以自樂為嗚呼不曠山不植地跋涉關河之  
險塞櫛沐風雨之艱苦崎嶇千里如歷塊然可謂篤  
志好學之人矣吁鄉鄰并舍昕夕可造者却顏為

不省千里阻隔欲至未緣者或能好學問道道之在  
天下也無間華猶罔隔遐邇可謂至矣其將歸也  
請先生以名讀書之室先生因書誠字二大字以與之  
予竊感其篤志好學可以廉頑敦懦因書誠之不  
可須臾離焉而其立之最為至難以語之顧號  
思義以就素志是乃所望於子也勉旃

△今曰乃乃二

